

创作篇

河北教育出版社

江宏伟

当代名家艺术观

我在寻找一种贴切。

为了得到这种贴切，我在寻找中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逐渐地我看出了宋人所绘的《出水芙蓉图》、《碧桃图》的贴切，也能用贴切的眼光找出自然中的贴切。

我用胭脂色加少量花青调和成紫红色，略微掺入一点赭石。清水混合了这些颜色，互相作用，互相渗透。

然后蘸上调成的紫红色，由叶尖往上晕染，紫红色逐渐消融进绿色之中。



探索创作奥秘
感受名家风范

深研艺术理念
感悟艺术人生

当代名家艺术观

江宏伟

创作篇

专业化
特色化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宏伟 / 江宏伟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5

(当代名家艺术观: 专业化特色化教材)

ISBN 7-5434-5020-8

I. 江… II. 江… III. 花鸟画—技法 (美术)

IV. J2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695 号

当代名家艺术观

专业化特色化教材

江宏伟创作篇

江宏伟 著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出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3 号楼 201 室 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 邓馨 张子康

封面设计 异·度设计工作室

内文设计 刘昕

制作 刘昕

制版 中大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mm 1/8

印张 10.5 印张

出版日期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5020-8/J·416

定价 120 元(两册)

序

其实创作的含义应该是指情绪流露的方式，揭示美感的角度，描写手段的运用，是否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精神内涵，并且透过画面的迹象，见性、见心。所以，我们概念中的创作有点狭隘了。变得仅是画幅大的、罗列内容多的，反映某个事件、某种主题便是创作，否则叫做小品、习作、写生等等。

宋人的花鸟画有些很小。但在一花一鸟之间收拢了无限的美感，让我们留连在画面的韵致之中觉察到一种凝神专注的目光，也能触摸到一颗敏感的心灵。我们在欣赏的同时也作用了我们的观察力，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件重大的创作。

凡·高的《向日葵》，将一种视为平常的事物投以超常的热情，从而揭示出蕴藏深处的美感，因而丰富了我们的感受力。这已超出了“写生”的范畴。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创作，不如说创造力，更符合创作的本意。

我的画谈不上是什么创作。因为我没有创作的概念。如果确切地说是我的一种体验方式。这种体验方式是在前人的引导下以我的态度来关注自己所面临的物态变化。由于这种体验方式，让我更多地贴近自然，也使我感触到时序的更替。春去冬来，我叠和了四季的印象，这种印象交替成物态、时光、回忆。并且融入了各种阅读经验，汇聚成一种难以叙说的意象，有点飘忽，然而也使我能本分地在这花花草草间度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光。

经常有朋友发问：“你整天画这些花花草草不感到乏味枯燥？”

简单又堂皇的回答是为了追求一种高境界的艺术理想。这不免有点崇高了。且有些不真实。虽然情绪兴奋时也会冒出此类念头，但并不久长。

如果确切一点，不外乎是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益处除了以机械式的作画过程带来一份安闲之外，可以将自己的感受、理解、发现落实到一个实处，并且有所累积，给回忆提供可靠的痕迹。

人都免不了有兴奋、感触、寂寞、无聊等各类情绪。我在不停地勾勒与渲染之间将他们化解到一花一草之间。

江宏伟



我常告诫自己，要用一颗纯真的心感受自然，保持朴素的一面，不要让阅历使心灵蒙上世故的色彩。



目 录

春

2

樱花 6

虞美人 16

夏

24

栀子花 26

荷花 34

秋

48

鸡冠花 50

大丽菊 56

冬

62

芦花 64

梅花 71

春

一条蜿蜒向上的坡路旁，植满了玉兰与连翘。清明前后，黄白相间的大小碎片洒满路面，远远望去，仿佛给原先石块路面铺了花毯。玉兰谢后，绿意有些荫荫地润了。杂在竹丛中的一棵碧桃也开了。那枝条蓬蓬松松垂挂着，与缀着白玉似的花朵一并向路旁缭绕，花纯白、粉粉的在蕊部却隐隐透出花蒂的嫩绿。枝梢花旁也冒出翠翠的嫩芽，清爽极了，像披肩散发浴后淡妆的少女，轻盈纯洁。

我仅在竹影散乱的轻阴里，留得三两枝碧桃的情影，春事已匆匆归去。来年的四月间，我沿坡寻觅，却已消失了踪迹。





◎《碧林翠竹》
64.5厘米×103厘米
1997年



□樱 花

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南京古林公园的山岗上杂树成林，远远望去在赭灰色的蒙蒙中隐隐地开始透出些绿意了。阳光朗照，从纵横交杂的枝柯间，有一团白色像碎玉般地闪烁在杂林中，格外的耀眼。按节时的推测，应该是早樱，然而这般荒芜野寂的状况，似乎该是杏花才符合这种感觉，待掰拨开杂枝藤条细辨，确实是樱花。

我之所以将樱花疑为杏花，这与看花的场景有关。最早识得樱花是到南京后的第一个春天，在鸡鸣寺两旁盛开着樱花，在蓝天的映衬下，白茫茫的一片，似云似霞，绮丽得不太相信自己的视觉。记得星期日清晨携带画具，乘公交车到鸡鸣寺站下，选择一处坐定，对着成簇的樱花树画起色彩写生。挤上大

半管白色，掺和些钴蓝、玫瑰红、土黄……大片大片地涂抹，平日不太注目的树枝，变得特别黑沉，而天空也显得分外的蓝。往事如烟，算来已是 27 年前的旧事了。

说到樱花便会想到日本，那首著名的《剝枯拉》，几乎成了日本的象征。小泉八云在《日本的庭园里》如此描写：“在我的庭园里的两棵樱花树，开的花是淡红色，是一种带红晕的白色。春天时，它们的花犹如最轻盈的云朵，淡淡地抹上夕照的光辉，从九重霄飘飘地落下来裹在枝柯上。没有绿叶，那是以后长出来的，只有一树怒放的花朵，如轻烟薄雾笼罩着枝头，每棵树下的地面给落英和阵阵淡红色的雪花铺满了，连土壤也看不见。”





◎櫻花
64.5cm × 104cm
1994 年



重瓣樱花 色分红、白、粉、红等数种 也有
称曰李晚樱 花甚大 下垂与垂丝海棠相
仿 九六年四月写生未竟 花已谢 九七
年四月十六十七二日得其残稿 补全 以略
写其神采 采摘而来的二枝樱花 又复凋
零。

宏伟 于桂林南屋



这是直观的描述，展现出的画面是典型的日本画，带有装饰意味。

“如雪樱花漫天舞，春日曙光白蒙蒙”，这首和歌带些悲哀的意思了。“世无定数，遂见其美。”正因为艳丽得突然，又短暂，于是自然与人生的无常、漂浮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美艳带上凄哀的色彩。这又由直观进入心理，涉及到一个美学上的问题。17世纪英国诗人本·琼森就说过：“美如悲哀，无所不在。”唐宋诗词关于托物生叹的例子更是无数，只是托物的对象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我平时很少就画一种花来象征一些人生哲理。我总觉得落实到绘画上以某种题材来引申一番带有文学哲学的含义颇有大众化的成分，感叹人生苦短、繁华易逝，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概念，用画来解说这类道理也许与绘画本体不太相干。我认为

为画还是在于塑造，在塑造的过程中，可以觉察到自己的关注点，由此体会出情绪的投射，并触碰到一种流露中的心境。

杂树里绽放的早樱，没有一丝人工的修剪痕迹，姿态自然。我在手够得着的几枝下垂、横斜的樱花枝中挑选出两枝采摘下来，为了不被人发现，脱下一件衣服遮挡出了公园大门，没有人发觉，颇有一阵窃喜。这行为似乎有点不太道德，其实这密匝匝的一枝何损于三两枝，况且花期一过，又有谁会关注它们的存在，我之所以倾心于这根樱枝，正因为其所处偏僻杂林中，不被人关注，故生态得以舒展。很多花木被人为地修剪，扭曲了自然的属性，一片片的花木被伐，变为草地、水泥地，搞上一些所谓的游乐设施。对此总有些无奈，说不定明年春天这棵老樱树也会不复存在了。

两枝樱花用水供养着，居然颇显精神的感觉，不是如云似

©海棠依旧
66cm × 83cm
1998年





◎春日曙光白蒙蒙
91cm × 171cm
2002 年



◎芍药
34.4cm × 33.5cm
1997年